

顾梁汾评：望而知为情之所钟。玩此文，着眼须在真处，碎处。皆极，痛极，令人羨，令人妒，令人不解，令人不得。怨尤更不得。

张壶阴评：夜光之珠，不必定于盟津；握之璧，岂必尽于昆仑？正此之谓。

乔复生、王再来二姬合传（二〇）

乔、王二姬，生前无名，皆呼曰「姊」。乔晋人，即名「晋姊」；王兰州人，即名「兰姊」。既曰无名，则何以有「复生」、「再来」之号？曰：死后追忆，不忍叱其小字，故为是称；一则冀其复生，一则喜其再来，皆不忍死之之词，犹宋玉之作《招魂》，明知魂不可招，招以自鸣其哀耳。

岁丙午，予自都门入秦，赴贾大中丞胶侯、刘大中丞耀薇、张大将军飞熊三君子之招，道经平阳，为观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。时止挟姬一人，姬患无侣，有二妯闻风而至，谓有乔姓女子，年甫十三，父母求售者素矣，盖往观之？予曰：「旅囊羞涩，焉得三斛圆珠？」辞之弗往。适太守程公质夫过予，见二妯在旁，讯曰：「纳如君乎？」予曰：「否。」具以实告。太守曰：「无难，当为致之。」旋出金如干（二二）授二妯。少迟（二三），则其人至矣，虽非殊色，亦觉稍异凡姿，盖纯任本质而未事丹铅者。

此女出自贫家，不解声律为何事，以北方鲜音乐，优孟衣冠，即富室大家犹不数见，矧细民乎？是日有二三知己携樽相过，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词，名《凰求凤》。此词脱稿未数月，不知何以浪传，遂至三千里外也。二姬垂帘窃视，予以叠瞽目之，非谓曲

张壹阳评：惹
心夙契，决非
偶然。

词莫解，亦且宾白难辨。以吴越男子之言，投秦晋妇人之耳，何异越裳之入中国？焉得译者在旁，逐字为之翻译乎！次日诘之曰：「昨夜之观乐乎？」对曰：「乐。」予谓：「能解，斯可乐，解乎？」对曰：「解。」予莫之信，谓果能解，试以剧中情事一一为我道之。渠即自颠至末，详述一过，纤毫弗遗，且若有味乎言之，词终而无倦色，予始异焉。再询词义则能明矣，曲中之味，亦能咀嚼否邪？对曰：「有是音，有是容，二者不可偏废，容过目即逝矣，曲之馀响至今犹在耳中，是何以故，莫能自解。」予更奇之。然信其初言，而终疑其后说，谓声音道微，岂浅人能辨？必饰词耳！乃彼自观场以后，歌兴勃然，每至无人之地，辄作天籁自鸣，见人即止，恐贻笑也。未几，则情不自禁，人前亦难扞舌矣。谓予曰：「歌非难事，但苦不得其传，使得一人指南，则场上之音，不足效也。」予笑曰：「难矣哉！未习词曲，先正语言，汝方音不改，其何能曲？」对曰：「是不难，请以半月为期，尽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，如其不然，请计字行罚。」予大悦。随行婢仆皆南人，众音嘈嘈，我方病若楚咻，彼则恃为齐人之傅，果如期而尽改，俨然一吴侬矣。

事之不期然而然者，往往不一而足。此时身已入秦，秦俗质朴，焉得授歌之人？适有一金閨老优，年七十许，旧肃王府供奉人也。失主无归，流落此地，因招致焉。始授一曲，名《一江风》。师先自度使听，复生低徊之久，谓予曰：「此曲似经过耳，听之如

张壺阳评：何
异延年度曲，
帝下顿解。

吴念庵评：西
子、王姬皆以
不寿使人艳
称，不则鹤发
鸡皮，何足追
念？天夺二姬

遇故人，可怪也。」予曰：「汝未尝多听曲，焉得故人而遇之？」复生追忆良久，悟曰：「是已，是已！前所观《凰求凤》剧中，吕哉生初访许姬，且行且唱者，即是曲也。」予不觉目瞪口呆，奇奇不已，谓师曰：「此异人也，当善导之。」于是师歌亦歌，师阙亦阙，如是者三，复生曰：「此后不烦师导矣。」竟自歌之。师大骇，谓予曰：「此天上人也！予授曲三十年，阅徒多矣。数十遍而微知大意者，慧人也；中人以下之资，数百遍尚难释口，不待痛惩切责，未能合拍。乃今若此，果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斯言近实而未验，乃不三日，而愚智判然矣。因当日随来旧姬与同学，均一曲也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犹不免于痛惩切责，以是知师言不谬，而此女洵非人间物也。由是日就月将，无生不熟，数旬以后，师谓青出于蓝，我当师汝矣。客有求听者，以果罍隔之，无不食肉忘味。复生曰：「乐必坝簾互奏，鸟必鸳鸯齐鸣，始能悦耳，兹以一人度曲，无倚洞箫和之者，无乃岑寂太甚乎！」予知此言为绛、灌而发，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。

未至兰州，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，有先购其人以待者，到即受之，不止再来一人，而再来其翹楚也。始至之日，即授以歌，向以师为师，而今则以复生师之矣。复生之奇再来，犹师之奇复生，赞不去口，而且乐形于色。谓而今而后，我始得为偕凰之凤、合坝之簾矣，请以若为生而我充旦，其餘脚色，则有诸姊妹在。此后主人撰曲，勿使诸优浪

之年，而以笠翁之文寿之，可谓巧于寿美人者。

传，秘之门内可也。时诸姬数人，亦皆勇于从事，予有不能自主之势，听其欲为而已。岁时伏腊，月夕花晨，与予夫妇及儿女诞日，即一樽二簋，亦必奏乐于前，宾之嘉者，友之韵者，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，亦未尝秘不使观。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、何省斋太史、周棟园宪副，武林之顾且庵直指、沈乔瞻文学，皆熟谙官商，殚心词学，所称当代周郎也，莫不以小蛮、樊素目之，他可知已。予于自撰新词之外，复取当时旧曲，化陈为新，俾场上规模，瞿然一变。初改之时，微授以意，不数言而辄了；朝脱稿，暮登场，其舞杰歌容，能使当日神情，活现氍毹之上。如《明珠·煎茶》、《琵琶·剪发》诸剧，人皆谓旷代奇观。

张壺阳评：脱脂粉气，有儒者风，翁恰在登场中。

顾且庵评：人固能得几回闻？一兰摧葱烧，宜矣。寄语笠翁：双成。

复生未读书而解歌咏，尝作五、七言绝句，不能终篇，必倩予续，是即夭折之征；性柔而善下，未尝以聪慧骄人。再来之柔更甚，尝以嘻笑答怒骂，殴之亦不报，有娄师德之风焉。声容较之复生，虽避一舍，然不宜妇而宜男，立女伴中似无足取，易妆换服，即令人改观，与美少年无异。予爱其风致，即不登场，亦使角巾相对，执麈尾而伴清谈。不知者目为歌姬，实予之韵友也。

予数年以来，游燕、适楚、之秦、之晋、之闽、泛江之左右、浙之东西，诸姬悉为从者，未尝一日去身；而能候予之饥饱寒燥，不使须臾失调者，则二人之力居多。壬子冬，复生诞一女，以不善摄生致病，然素善讳疾，不使人知。其意无他，以予终岁浪游于

飞琼，肯久
堕尘境耶？唯
多情者乃能忘
情，无为郁
郁，负此花前
一厄！

张壶阳评：解
音律不奇，知
怜才确奇！

外，知其疾必阻之，恐作失群之鸟，不获偕行故耳。癸丑适楚，客于汉阳，病渐加而容不减，非惟不治药饵，仍望以丝竹养生，因所耽在是，非此不足陶性情也。越夏徂秋，稍有倦色，予始知而药之。奈〔二三〕楚无良医，一二至者，皆同射覆，非曰寒，即曰疟，即曰中暑，总无辨其为痲者。病剧半载，从未恋榻，惟临终数日始僵卧不起，前此皆力疾而行，仍施膏沐。同侪讯以故，答曰：「非不欲卧，恐以不起愁主人，徒扰文思，无益于病者。」时予方辑《一家言》之初集未竟故也。言毕，即令焚香祝天，谓予得侍才人，死可无憾，但惜未能偕老，愿以来生续之，又以此语囑同辈，令勿使予知。诸姬中，惟与再来最密，临歿，以女授之，属其抚育。凡人之死，未有不改形易貌，或出谵语，渠自抱疴至终，无一诞妄之词，诀语亦无微不悉，死时面目，较生前觉好。含敛之物，悉经手捡目视，情人盥栉毕，乃终。予方恸悼不已，诸姬复以前言告，予益抚棺恸哭，不忍独生。

甲寅入都中〔二四〕，诸姬不与，惟再来及黄姓者二人与俱。再来居常安好，从予七年，不识参、蓍、芝、朮为何味。忽于舟中得疾，天癸不至，腹渐膨然，谬以为娠。盖素望诞儿，凡客赠绳头，人皆随得随用，彼独藏之，欲待生儿制襁褓，至是误以可忧为可喜。如是者屢月，病不稍减而经忽至焉，始知从前见食而呕者，病也，非孕也。始则认忧为喜，今则转喜成忧矣。又以向受复生托孤之命，诂意母亡未几，女亦旋歿，未免负

托九原，时时抱痛，皆致疾之由也。予未出门时，诸姬中有一善妒者，好与人角，予怒而遣之。再来不解予意，谬谓一遣百遣，乃向内子及诸妾曰：「生卧李家床，死葬李家土，此头可断，此身不可去也。」内子故设疑辞难之曰：「主人老矣，不若乘此芳年，早求得所之为愈。」再来曰：「主人老，而主母之中，尽有艾者，诸艾可守，予独不能安于室乎？」诸妾又曰：「我辈皆有子，汝或不生，后将奚恃？」对曰：「主母恃诸郎君，予请恃其所恃。」内子及诸妾闻之，无不沾沾泣下。有一人而三男者，嘉其贤淑，欲以幼子子之，再来曰：「姑缓数年，如果不育，请践斯语。」其性之贞烈若此。临逝，执予手曰：「良缘遂止此乎！」时欲泣无声，且无泪矣。二姬之年皆终于十九，再来少复生一岁，亦后死一年。

噫，予何人哉？尝试扪心自揣：我无司马相如、白乐天、苏东坡之才，石季伦之富，李密、张建封之威权，而此二姬者，则去文君、樊素、朝云、绿珠、雪儿、关盼盼不远，是为何故？且造物既予之矣，胡复夺之？予是则夺非，夺是则予非，必居一于此矣。且予又有惑焉：妇人所尚者二，貌与年也。予貌若何？无论安仁、叔宝，不敢与之比衡，即偕王粲、左思并立，犹自觉形秽；至与古人序齿，即赴耆英、真率二会，犹居上座，矧诸少年场乎？若是，则此二人者，宜求为覆水之无暇，奈何反作坚冰不解，自甘碎裂于盆盎中邪？或曰：推其本念，究竟出于怜才。夫才之有无、多寡，姑置弗论，即曰有

张冠阳评，珠还合浦，璧返连城。

之，亦惟有才者斯能怜才，彼非多识字、善读书之人，知才为何物而怜之乎！此千古难明之事，兹惟传其行略，以示不忘而已矣。若谓二姬应为我得，则人皆有目，吾将谁欺？

张壺阳曰：情缘奇合，古今不少概见。笠翁以肉帛之年，得尤物于秦、晋之陋，以之充后陈，容或有之，使之谐声律，不惟地非其产，亦且用违其才，何期夙根湊合，如此之奇也。得此娼老是乡，且虑有丁讽之忧，乃竟双双邀举。其爱良人也甚宜，不然，世岂无孙秀、韩熙载其人侧目以待？但愧我无贾至、杨公南之福，不及见元载瑶英耳。

佟碧枚曰：昔人谓相如传殆其自作，太史公爱其文词，不忍去，因为删拾成篇，入之《史记》。笠翁之文词及一种深情逸致，真不减相如，异日有太史公出，必将采而著之。二姬可以不朽，视世之艳冶自命而仅享瞬息之荣者，其所得大小、厚薄为何如也？

毛稚黄曰：孙仲谋语周郎：乔公二女虽流离，得吾二人为婿，亦足为欢。今乔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传，虽天亦快。且使其后笠翁而死，则何从得此？然则其不寿也，乃其所以为大寿也欤！

朱静子传（二五）

朱静子者，杭人，名弦，予友毛子稚黄之素臣也。曷言乎「素臣」？曰：静子之归毛子，阅十有五年，以处子始，以处子终，犹人以左丘明臣素王，臣之以心，臣之以传《春秋》之功，未尝实以身事而糜其爵与禄也。毛子非故欲妾之以名，静子亦非不欲臣

毛稚黄曰，落想奇特。